『风枪』是渝黔隧道最美的风景

朱全弟

在这个喧闹的城市中憋屈得太久了，连几十年养成的每天早上去公园晨练的习惯，也因为时不时的雾霾来袭而中断。所以，尽管是马不停蹄的采访，我还是非常乐意为之。再忙，在车上，毕竟还能一睹祖国的大好河山。

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渝黔铁路一段，正是高铁建设进行时。在云贵高原深处，群山连绵的顶上，我们驱车前去，初始不解为何现在还有警车开道，等到了一个拐弯连着一个拐弯上去，右面是山体，左边就是深谷，更有那么几次，狭长的山道遇到交会车，特别是载重的大卡车挡住了道路，前面的交警下来一次又一次指挥我们的考斯特慢慢通过，这才理解，开道不是摆谱，而是引导。

行车安全得到保证。但是，有人被转得头晕了，我却不然，一生中早已习惯了被转来转去的滋味，它不妨碍我仍能顽强地从中欣赏江河的奔腾流淌和山峦的叠秀出彩。沿途被誉为神州第一弯的72弯，那是出发前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铁上海工程局党委工作部部长曹景超对我们的描绘。不过，说一句实话，我没看清或者说没记住，相反有些怀疑：是曹景超先生为了吸引我们前去作艰苦的采访而把“导语”写得好吧！及至到了山上一块突出的开阔地，说是“观景台”。这怎么能算？然而，很快，大家都认可了。高高的山顶上，可谓是我平凡人生中最惬意的纵目远眺，远处是云贵高原连绵的群山，继而我收回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山下深谷中一条条细长的依稀可辨的小路。渝黔铁路指挥部负责人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山高坡陡、沟谷深切，没有路，大型机械无法下去，只能先修便道，然后靠肩扛人抬把施工设备运到打桩处。他用手一指：山谷中的一个带安全帽的人，站立的位置就是一个桥墩打桩的地方。

从贵阳到重庆的渝黔高铁施工段，16公里有9条隧道要打通，2公里是山谷要架8座桥，地理学上山区范畴的诸多难处均在此地集中显现。一位参加过青藏线施工的老铁路说，青藏线自然环境差，但路不难走。这里的路难山险，比青藏线艰苦。遵义市桐梓县是红军走过的地方，曹景超写下的“忆往昔，株六复线崇山峻岭铸就钢铁国脉；看今朝，渝黔铁路长征路上再唱英雄赞歌”的这幅标语，被挂在横空出世的山崖上而愈加显得大气磅礴。这支“铁军”已是两进云贵高原了。从株洲到六盘水铁路复线，再从今天的新渝黔铁路，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和提速作出了巨大贡献。再往前追溯，它的前身是抗美援朝中“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老渝黔铁路从隧道延伸出来，时速仅60公里。从桐梓到贵阳要4个半小时，遵义到重庆也要六七个小时。新渝黔铁路上的高铁建成后时速可达250公里，届时将打造出遵义、重庆、贵阳一小时城市圈。

我们接着下，再上去，有幸进入正在施工的梨树坪隧道，手持风枪的工人们半是泥浆半是水，我们再也无法靠近了，巨大的轰鸣声压倒一切，欲问而不能。一位青年工人，想来他也是好奇吧，蓦然回首。一瞬间，我看清了他的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并就此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无法抹去。出来，在指挥部我执拗地索要到了他们的名字。谭礼军，33岁，杨光明，31岁，56岁的杨运海、50岁的朱立三，张先贵、徐勋政、杨大伍、杨运和，他们来自山西省紫阳县。另一位是杨光勇，30岁，来自河北邢台巨鹿县。

可是，隧道中那一双明亮的眸子是谁？我对不上，但是，无论是谁，反正是他们，酣战在渝黔铁路梨树坪的深邃的拱形隧道里，手执风枪，用生命和汗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永不磨灭的施工图。当宏图挥就渝黔铁路贯通时，他们都是不该被人遗忘的“绘画者”——来日，我们惬意地坐上渝黔高铁浏览云贵高原包括“72弯”的美丽的那一天，要记住：风枪是最美的风景。

明人明言微语录

成功的悖论

安　谅

成功太早，未必就好。因为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就可能失去了更大的收获。

所谓成功，就是突破。突破平平，突破世俗。人生应该是不间断突破的过程，在突破中找到完美的自我。

先拿在手里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有时松一下手，是为了更圆满的一握。

太早的成功，会迷惑你的心智。以为成功不过尔尔，因此拖沓了你今后的步子。

因为过早的成功，也让你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妒嫉乃至贬抑，与你争夺阳光雨露，让你遭受严寒风雨，也是司空见惯的待遇。

看淡成功，同时跨越成功，是最大的成功。一览众山小，从此识苍穹。

交响乐坛的丰碑

郑菁深

第31界上海之春《金钟之星》国际音乐节拉开了帷幕，动人的音乐萦绕耳际，渐渐地，一张睿智深邃、谦和淡定的容貌在我眼前浮现，他就是中国交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首任团长黄贻钧先生。

自上世纪60年代创办上海之春音乐节伊始，黄先生就是组委会负责人之一，为筹办音乐节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并多次担任乐队指挥，给人们，特别是作为乐迷的我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

黄先生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了整整57年，为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拓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在上交新团址竣工之际，乐团发起征集纪念黄贻钧的文稿及图片资料，以汇编他的纪念册，寄托上交人和广大乐迷的缅怀之情。此举赢得了海内外音乐界同仁、新闻界和各界人士的响应，我也有幸以萧牧笔名撰文忝列纪念册之中。

在音乐厅和录音中，我聆赏过很多黄贻钧指挥的中外作品，他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他的《红旗颂》《长征》等等。其指挥风格沉着谨严、稳健朴实、细致入微又不失创意和独特个性。如他指挥的贝多芬作品有着显著特色与心得，宏大沉雄、开阔饱满，他是用心来诠释贝多芬的音乐，呈示了十分高远的境界，至今犹能感受到他驾驭乐队的高超技巧和能力。有一次在国外指挥外国乐团演奏中国作品——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时，为了充分表现民族的意韵和品藻，他让西洋乐器长笛贴上中国笛膜，取得了类似中国竹笛的效果，令外国配器专家大为赞赏。

捧读这本题为《高山仰止》的纪念本，一代大指挥家黄贻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崇高。80余年前，一位年轻英俊、怀揣着梦想的多才多艺的翩翩少年，从美丽的江南古城苏州来到大上海，登上了他梦寐以求并为之贡献终生的音乐圣殿。而后他成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国乐队演奏员；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上海工部局乐队，不久又担任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圆号首席。解放后，黄贻钧荣任上交首任团长、首席指挥。

黄先生不仅是荦荦大端的指挥巨擘，又是卓有成果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江南组曲》《皖北组曲》以及改编刘天华的《良宵》等等，富于东方神韵的旋律至今让人击节赞叹。人们对他的淡泊名利、宽以待人、提掖后侪、谦逊低调的人格魅力感佩至深；他坦言，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不好的指挥，他美丽的心灵好像一首动人心弦的歌，让无数同仁肃然吟唱，洵是交响乐坛的一尊丰碑。

这是一册容纳了众多音乐名家回忆文章，大量珍贵文字、图片资料和黄先生一生经历自述的纪念本，从中可洞悉和了解上海乃至中国交响音乐发展的艰难崎岖以及辉煌的历程。惜乎它还没有正式出版，明年是黄贻钧先生百年诞辰，倘若哪家有眼光的出版社能慨然付梓印行，可谓善莫大焉。

贵得离谱的地方

吕震邦

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电影院、艺术宫、地铁站、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的公共场所，里面的饭铺、小吃店、小卖部，卖给观众与游客的盒饭、面条、面包、饼干、饮料、鲜花、玩具等东西，与外面的价格相比要贵得多，有的还贵得离谱！笔者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贵在运输上？要知道，这里的店铺与马路上的店铺，只是一墙之隔啊，何至于相差如此！

谜底不揭自明：里面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此时不掏你口袋又待何时？这就叫“赚你没商量”！

火车盒饭贵到45元一盒，其歪理有十八条：“食料来自千里之外”……乘客悻悻而归，去吃自带的方便面。可我们这是在本地的景点、公园、展馆、火车站呀！这样爱财，取之有道吗？

如果能把身边这些小事解决了，相信老百姓会感到更舒心、更方便，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灯花

『小鱼』非鱼

刘克定

过去，城市里每天起得最早的是三种人：豆腐作坊的人，天没亮就开始磨豆浆，做豆腐，春夏秋冬，一盏昏黄的灯下，热气蒸腾，推磨踩碾，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一直忙到天亮，开门迎客，以新、热、香的豆制品，奉献给晨曦中的城市。第二种人是清道夫，现在叫环卫工人，手执大帚，三伏天披星戴月，三九天顶风冒雪，将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开始上班的时候，清道工早已经下班了。在湖南一些城市，还有一种人，就是拉着车满街喊“小鱼！小鱼！……”的。

“小鱼”是什么？一大早卖小鱼，够新鲜！

某剧团到衡阳演出，随团炊事员李师傅来自乡下，饭菜做得地道。他一早上街买菜，就听到外面叫“小鱼！小鱼！”他一想，买点小鱼做菜吧，就赶紧去找吆喝的人。巷子里闻声赶来很多人，都携着马桶、便盆之类，围着一部手拖的木板车，车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只见“鱼贩子”一边喊“小鱼”，一边接过人们递上来的马桶、痰盂、尿盆，往他车上的大桶里倒。

李师傅老远就闻到一股尿骚的气味儿，但他还是不理解，不是叫卖“小鱼”吗？他就去问那“鱼贩子”，哪知“鱼贩子”根本不理他这个乡巴佬，仍不停地叫着“小鱼”。

李师傅觉得这个衡阳“嘛噶”“见了鬼”了，明明叫“小鱼”，敢情都是小便！他逢人便说：真是怪事！

其实这吆喝“小鱼”的，是城里起得最早的第三种人：收小便的。

中国古汉语称小便为“小遗”，《汉书·东方朔传》：“朔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颜师古解释：“小遗，小便也。”一直到现在，很多地方仍沿袭古老的叫法。而在读音上，并不读“遗”（yi），而是读“雨”（yu），解小便叫解小遗（yu音雨），到南方的一些省，特别是衡阳，吆喝起来就成了“小鱼”。

那时候，城市下水道并不完善，收小遗成了很重要的环保工作。将这些收来的小遗，运送到附近城郊，成为很好的肥料。大便也有专门的粪池收纳，定期有人来处理，也是用作农业施肥。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镇人口的增加，收“小遗”已经不能满足环保的需要了，于是开设地下通道，也叫下水道。现代化的抽水马桶，只需一按键，粪便便被冲进下水道流走。

大量粪便随水东去，农村开始以化肥取代“小鱼”。而应该废弃的东西，却被一些人重新捞取，加以“提炼”，重又回到餐桌，借此大发横财，如“地沟油”之类。

慈禧太后死了很多年了，她在世时，有人给她的花园里安装喷泉。她感觉很新鲜，但又觉得太浪费水，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兴一利必增一弊。”每当想起过去吆喝“小鱼”的声音，就觉得逝去的岁月，带走了不少弥足珍贵的人文精神。许多值得留下的东西，没能保存下来，被一股脑儿冲进了下水道，也成了“滚滚长江东逝水”，“都付笑谈中”了。

玩微信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

现在的人喜欢玩微信，道理很简单：容易。微信是让普通人玩得起来的高科技产品。

微信大雅大俗，不管是高深的，还是低俗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柴米油盐，养生指南等等，只要你感兴趣，朋友转发过来的，你都不妨读一读，一定会增长知识。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微信就是这种哲理的延伸，因为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了好多信息和知识。以前讲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现在则是，常人不出门，也知天下事。

微信里的文章，短短的百来字，稍长的也几百字，言简意赅，文字也美。写的人是里手，转的人觉得有趣。

不过微信的朋友也讲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倘若你是搞科技的，好些新发现，只有搞科技的见识其新；而那些文史哲，其奥妙，大多只有文人能懂。不加区别地广发微信，一般人恐只能徘徊门外。当然，作为长长见识，微信还是很有作用的。发些搞笑的小段子，作无聊之谈，偶尔兴趣所至来几条，倒也无妨；天天如此，那就失去了发明微信的本来意义了。

网名的背后

宋跃辉

朋友中有很多人的网名是很有意思的，让人浮想联翩。

有位兄弟的网名叫“有点不高兴”。他有什么理由不高兴？他可是公务员啊，而且在一个重要部门工作，朝南坐，旱涝保收。再说他是一个聪明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应付？到底是什么事让他“有点不高兴”？还是再等等看看，说不定他又高兴了呢。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他的网名还是不改，我们觉得事情有点不妙，就想，不能再等了，还是赶紧了解一下吧，关键时候，朋友是要站出来的。

他好像很疲惫，声音非常轻，简直都到了快要听不清的地步了。我们要求他大声一点，他的声音还是很轻。当时我们就纳闷，这是怎么啦，摊上什么大事了？他告诉我们，还是原来的单位好，想说什么，也不必考虑太多，大家关系都处得不错。可是在这里工作太沉闷，一整天，大家竟然都可以不说话，就是说，也必须细声细气，否则一办公室人都会偷偷看着你。开始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其实没说错什么，不过就是声音大了一些。你们是了解我性格的，这样的氛围还不把我憋屈死啊。所以有点不高兴，实际上，很不开心。

原来为这啊。我们差一点都笑出声来。你的聪明哪里去了，就不能入乡随俗？把自己当成一个哑巴不就得了？再说，话多必然惹事。

“梦想成真”是另外一个朋友的网名。我们常常打趣地问他，你的日子这么滋润，还要做什么梦？这个朋友笑笑地反问，你们好好猜猜，我心里到底有一个什么梦？

这个朋友不过30，在我们圈子里算不上优秀，可已是科长，收入比我们几个高出很多，而且找了一个家境非常好的老婆，结婚的房子都是女方的，三室一厅，又在市中心。你说说，他这么美满，还要梦想成真什么？继续升官？他不是对当官没有兴趣吗？要不，他怎么有敢于得罪顶头上司的勇气？

虽然我们是朋友，他却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心里的梦到底是什么。尽管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小子的梦是啥，但这毕竟是人家的隐私，不好刨根问底的，有的隐私，连妻子、老公都不能告诉的……这个朋友的梦，恐怕只有他梦想成真的那一天，才会和我们分享。

有个新朋友的网名叫“救救铁匠铺”，刚看到的时候着实一头雾水。他一个文弱书生，在一家很有名气的汽车企业总经理办公室工作，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怎么也和“铁匠铺”沾不上边，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呢？

一次聚会，他解开了这个谜。他说，外人看我们单位很美，那是因为我们广告做得好，实际情况是管理落后，效率不高，产品质量有不少问题。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此，上任不久的一个领导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企业不过就像一个“铁匠铺”，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我们就会被市场淘汰。但是新领导的改革并不顺利，遇到了重重困难，企业管理依然混乱。那个领导发脾气也没用，而且还有人背地里到处煽风点火，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那个新领导已经有些扛不住，有点萌生退意了。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于是就有了“救救铁匠铺”的网名。

真是有意思，看来很多网名都不是随便取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些网名会常常变化，这其中肯定又有了新的故事。这不，今天一个朋友几年没有变的网名变了，叫“有点意思”。他的身边一定发生了有点意思的故事。也许，过几天我们就会知道“有点意思”的故事了。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今宵灯谜

龚海波

南京腌禽特产，超市脱销催货（五字俗语）

昨日谜面：宏篇巨著（三字新名词）

谜底：大部制